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人类精神文明 发展史

刘明翰 郑一奇 主编
李长林 杨俊明 陈明莉 著



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

卷1

人类精神文明 发展史

卷1

精神文明的
源头和早期



刘明翰
李长林

郑一奇
杨俊明

主编
陈明莉

著

总序

本书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从史的角度介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历程,以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探讨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和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精神文明。

与精神文明有关的概念是文明,与文明有关的概念是文化。这三个概念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又有互相交叉之处。

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化这一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部历史积淀的总和。文明仅是文化发展的特定阶段,是文化演进中的一定时期,是人类创造的进步的有意义的成果。人类在达到文明水准以前很久,就产生出原始文化,文化远比文明产生得早。只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时起,即脱离生物本能和野蛮行为并建立起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方式时,才可称为文明。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年)在其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年)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序,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并给文明以科学的解释。他把文明看作是人类发展起来的高级属性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现在一般认为文字的发明、使用是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脑体分工的出现,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们又把文明状况分解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什么是物质文明呢?物质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方面之一,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状态,是改造自然界物质成果的总和。它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包

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等。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

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表现。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愈高,人类依赖自然的程度愈小,改造自然的能力愈强,人类离开野蛮状态愈远。物质文明的情况反映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中所达到的自由程度。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社会文明的基本方面之一。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中形成的精神生产的肯定性成果,是人类精神觉醒的表现与成就。精神文明的内容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人类精神生产的阶段性成果:哲学、教育、科学、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的发展程度;思想、道德、风尚,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等。二、人类精神解放的程度:主要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领袖人物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关注,对精神生活健全发展的认识与总结,人类理性成熟的程度,人类精神解放的程度。精神文明的终极追求是: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改造与和谐。精神文明的发展,会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并引导物质文明发展方向的正确。

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

什么是精神文明?

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阶段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如何?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什么意义?

精神文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人类未来精神文明发展的趋势和终极目标是什么?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力求注意说明:

1. 每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
2. 每个历史时期精神文明成果的展示。
3. 每个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发展状况的评价:发展的主导方向、相互影响、传承代谢关系、经验教训等。
4. 说明人类历史上文明与野蛮交互出现、同时并存的状况。

精神文明也是人类对野蛮状态反思和改变的结果。

5. 在现代卷中，除了展示现代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还要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重要内容、重大贡献。

二

回顾迄今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在不断进步，尽管人类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有时甚至有倒退、反动，但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人类将会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当人类因不同的利益、要求导致各种冲突、灾难发生时，总是人类的理性思考：公理与正义战胜了邪恶。人类的发展、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对人类未来的大同社会作过各种预测与构想，尽管不少思想家往往陷入了空想，但是也有不少思想家说出了相对的真理，作出过天才的预测，他们对人类理性成熟的探究，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远的不去追溯，我们先看看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探研。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概念提出来，认为这是人类从未达到过的高级状态，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他们的论著中，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文明的典型。以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年)为例，他是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曾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他在探究人类文明史时，已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作过最初的探索。他亲身经历并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在革命前，他是经济自由、宗教宽容和废除农奴制人身依附的积极宣传者。大革命期间，他以共和派的身分参加制宪会议，起草教育法案，提出了教育世俗化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原则。由于他在政治上和吉伦特党有联系并参与了制定1793年的吉伦特宪法草案，罗伯斯庇尔政府以反叛罪宣判他死刑。他在短期逃匿后，于1794年春被捕入狱，随即死在狱中。在逃亡期间，他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此书于1795年出版。他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和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相制约的。历史并不是

英雄人物们创造的英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扫除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两个方面:既来自上者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也来自下者的愚昧和偏见。但是这两者都可以、并且应该由政治和知识的革命而被扫除。历史就是一幕理性力量自我发展的表现。人类必须服从自然规律,但是人类集体、长期努力的结果,也反过来可以约束和利用自然力,而这仍然可以视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自由的增长,其本身也是自然律的一部分。这是孔多塞在书中表述的历史观。他认为进步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因此有理由对于未来寄予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文明观,比前者进了一大步。他们斥责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早期存在的残酷、野蛮性,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高度的文明。以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年)为例,他对人类文明、包括精神文明的发展,作过有益的探索。他也把文明的发展,当作理性的发展,这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有相通之处,正确地指出人类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满足本能的需要,而是要重视理性,但是他们又过分重视理性的作用,具有唯心史观的色彩。但是圣西门在具体论述文明问题时,又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指出:“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文明这个观念构成要素,是科学、美术和实业。”文明状况“显然决定于科学、美术和实业的不同发展水平”。圣西门把文明区分为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实业属于前者,而科学、艺术、教育等属于后者。他指出:“文明的状态,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都必然决定社会组织的状态。”

圣西门认为文明状况,反映了理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代民族处于愚昧状态,现代民族处于向“高度文明的民族”过渡的时期。他预言“文明的王国即将出现”。文明是发展的,是

有规律可循的。他认为“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必将带来人类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他特别重视脑力劳动者的作用，认为在文明目前的发展阶段，体力劳动“今后只能发生次要作用”，“今后只有一种获得荣誉的方法，这就是脑力劳动。”他指出用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将是一种“实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是文明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容。实业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科学家与实业家上升为国家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分别掌握社会管理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惟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圣西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但是他已区分了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他谈文明时，有时又专指精神生产、精神生活。他认为新的实业制度的建立，就会解决以前一切道德家所不能解决的难题，即创造一个“使人处在一个经常能把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的地位”。一旦如此，人人都会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现存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也就消失了。

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历史经验，吸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等前人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文明、文明时代。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他参照摩尔根关于历史的分期法，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时代，即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从奴隶社会开始进入的文明时代。他指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他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

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文明时代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就走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了。恩格斯把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称之为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统治的几百年中，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迅速发展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创造了有史以来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技术，在客观上为人类摆脱愚昧落后，进一步征服和改造自然创造了条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废除了封建等级和专制制度，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资本主义文明，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又产生和扩大了社会对抗。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基础之上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文明是在持续不断的对抗性矛盾中发展的，仍具有伪善性、野蛮性。

马克思、恩格斯更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需要更高度的文明，它既是以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也是新的、更高类型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未明确使用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他们经常使用的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有巨大的反作用。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炼出新的品质”，“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特别论述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和谐，而且人的自身也会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

如前所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但都曾论述过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论述过思想文化进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就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关于把中国建设成文明先进国家；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关于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教育方针等等的重要思想。这些都构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也有它的历史基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教育、科学、文化的反文明的野蛮行径的反面经验，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历史进行严肃反思的结果。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强调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创新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提出是 1979 年 9 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讲话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完善是在 198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十二大报告鲜明地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并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任务与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发展中，

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个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认识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战略地位,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指导方针,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还提出了用共同理想、社会主义道德、民主、法制、纪律、科学文化教育全体公民的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阐明了党组织、党员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第二个决议对跨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决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规范。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与要求。对15年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作了规划,对思想道德建设、各项文化事业,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以及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作了系统要求。邓小平、江泽民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也作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及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精心规划,组织实施。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既吸收了人类历史上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具有中国特色。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根本任务,科学地勾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系结构,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加大投入的重要思想。这些贡献的意义,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显示其正确与重要。

四

近年来关于文明史、文化史的论著、译著出版甚多，但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的论著，尚未见出版。本书即是为填补这一学术空白而努力的探索性著作。本书由总主编刘明翰教授、郑一奇编审负责策划，确定主旨与框架设计。1999年初本书的编写方案与大纲曾征求过何兆武、刘家合、刘志琴、黄新亚诸位教授、专家的意见，赐教甚多。

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文明问题，对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作了历史回顾，对每一历史时期精神文明的特点作了探讨。第一卷《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由李长林、杨俊明教授、陈明莉副教授著。第二卷《封建时代多元的精神文明》由刘明翰教授著。第三卷《资本与工业时代的精神文明》由姜德昌教授等著。第四卷《现代精神文明的新探求》由陈立思教授、彭献成副教授等著。参加第三卷写作的有郑利华、和平、张国臣、姜晓梅、姜燕，第四卷写作的有曹骏、韩莉、王文、刘新坤。各位作者还参与了插图的选编。刘明翰、郑一奇编订了各卷的大纲、审改了全部书稿，为全书的主编，总序由郑一奇撰写。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初，本书再次讨论并关注以下这样一些问题：人类精神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吗？人类在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如何才能取得精神的同步发展？人类如何才能摆脱愚昧、野蛮、残暴？这些问题，一定也会引起学界与广大读者的关注。由于本书是一本探索性的学术著作，又力求做到简明扼要，虽经反复推敲修改，难免仍有不足之处。出版后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待再版时修订。

先秦时《管子》一书曾探讨过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留下了这样的名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那时至今，历史已过去2600多年，21世纪的中国人正在重新要求自己“知礼节”、“知荣辱”，致力于公民道德水准的提高。我们期待此书的出版，对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研究，也能献出一点绵薄之力。

2001年12月

序 言

——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

本书第一卷按其实际内容主要是探讨古代精神文明发生、发展的历程，为了说明这一历程，首先必须从宏观上考察古代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掌握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轨迹。

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区是由点及面，仿佛水面的涟漪，层层扩展。世界各族各地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参差不齐，最初，在公元前 3000 年代的金石并用时代，东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南部原始公社制首先解体，进入了文明社会。至公元前 3000 至前 2000 年代的青铜时代，除尼罗河、两河流域的周围地区文明社会范围扩大(小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爱琴海周围、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先后进入文明社会。到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的铁器时代，文明地带更加扩大：大部分地中海周围(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南部、迦太基、埃及等)和黑海周围(希腊殖民地)、大部分西亚和中亚，几乎全部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以及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都在奴隶制国家统治之下。到了公元最初几个世纪(1、2 世纪，尤其是 3 世纪)，文明社会的范围东边达到朝鲜、日本和南海周围，西边达到不列颠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在东西之间连成一片。古代文明圈这种层层扩展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古代文明的发展又呈现出多样性，古代文明按其扩展情况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中国文明属于主体内向型，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由于有大洋、荒漠、高山环绕，因而与中

亚、南亚、漠北相阻隔,呈现相对独立和封闭状态。在大河谷地和沃野平原上植根很深的中原文明对周边的后进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在其影响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内向性。“戎”、“狄”、“蛮”、“夷”等各族,都向中原文明靠拢。靠拢的方式不论是战争还是移民,其结果都是接受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先进文明的影响和同化,从而使中原文明得到不断扩展。西亚、南亚、埃及大片文明区则属于多元重叠型。这一文明区地域广袤,地形多样,高山草原,沙漠河谷交错其间,众多民族迁移在这一地区并分别立国,创造多元的文化。有时由于军事力量的变化,往往通过武力征服,建立一种军事行政联合的大帝国。它们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因此大帝国的统治难于持久。另一帝国崛起后又重占先前帝国的部分或全部版图,这就形成霸国迭起(亚述、新巴比伦、赫梯、新王国埃及、波斯、塞琉古、托勒密、安息等)、重叠统治的现象。大帝国的建立也促进了其统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使多元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地中海世界又是一种情况,属于外向辐射型。地中海浑然一体的海域,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有利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沿岸的陆地和半岛多由山脉纵横分割,不利于内部统一。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迦太基等地繁盛的海外贸易、辐射式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化过程,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

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表现在有的古代文明没有长期延续下来。早在公元前8至前3世纪这一时期之前,印度河文明和爱琴文明就已经先后衰亡而中断了。而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在这一时期中也因失去独立而式微,最后也中断了。这两个古代文明只是作为遗产被后继者所继承,从而在后世历史上间接起着作用。

从公元前8至前3世纪,中国、印度和希腊成了世界上三个古代文明的中心,这三个地区的古典文明与从前的古老文明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哲学家,人类的精神开始进入了一种觉醒的状态。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对这一时期人类精神的觉醒、精神文明的发展,做了宏观的考察。^①他试图通过分析世界历史的结构,在各种文化特殊性中,探索人类历史的

①详见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篇。

共同起源和目标,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理论。

雅斯贝斯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史前阶段。这个阶段是如此久远漫长,以至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人们的思想与状况。在史前,由于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使古猿进化为人类。从生物学上说,全世界各人种、各民族的人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类认识历史的基础。二为古代文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古代文明相继在三个地区出现。首先是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文明,其次是前雅利安印度河文明,随后是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文明。古代文明阶段已有了文字、高大的建筑和美妙的艺术品以及国家组织。马的使用改进了战争技术装备,扩大了交往。更重要的是人发生了内部转变,人类从非历史进入了历史。然而,这些文明仍缺乏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三为轴心期。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各学派思想家。在印度则是佛陀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四为科学技术时代。在这一阶段,人类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得到了全面发展。它在15世纪肇端于欧洲,经过17世纪至18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全面展开,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们今天感受到的是这一时代改造的结果。

在雅斯贝斯看来,上述四个阶段的历史意义不能等量齐观。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间歇期,而轴心期是突破期。科学技术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也许能导致人类的再次突破,进入第二个轴心期。在公元前800至前200年的轴心期,众多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精神的觉醒。人体验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束手无策。正因为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才意识到自己整体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才能对历

史有了认识。人于是就在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又超越自己和世界之上。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中不断延续生存的世界宗教。从各种意义上看，这时人类第一次进入了统一。此后，人类历史每一次新的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一时期，以从中获得希望。这种做法叫做复兴，它总是提供精神原动力。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一方面继承了斯宾格勒从文化形态出发考察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斯宾格勒把世界历史割裂为一个个独立单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坚持从统一整体的立场出发认识历史，同时也克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和悲观主义。日本学者也高度重视轴心期的文化成就，有的用“精神革命”的词语表达这个时期文化的飞跃发展^①。有的将这个时期称之为“大陆文化革命时期”^②。

雅斯贝斯高度重视轴心时期的价值，对我们研究人类精神文明的历程很有启发意义，然而他并没有探讨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地区的古老文明在轴心时期所发生精神变革的具体内容。他的“轴心时期”的理论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猜测成分。雅斯贝斯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论证问题。

中国学者刘家教授写有专文《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③，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首先界定了轴心时期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指出所谓人类精神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它包括有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一为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二为人类经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三为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刘教授分析了这次人类精神觉醒发生的历史条件之后，论证了人类精神觉醒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指出在探讨天人关系问题上印度形成了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了科学研究的特点，中国则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在论析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

①详见伊俊太郎：《城市与古代文明的形成》，讲谈社1974年版，第三部《精神革命的结果》。②详见谢世辉：《新的科学史的观点》，讲谈社1978年版，第二章中的《大陆文化革命时期》。③辑入刘家：《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者揭示了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
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在研究人性问题上,印度把
人性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希腊和中国则分别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
或伦理动物。

有的学者对印度、希腊、中国三个民族传统哲学的特点从另
外的角度出发做了以下的阐释:

虽然这三个民族哲学都有宗教的背景,但它们与宗教联
系的密切程度各不同。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为紧密,它
可以说是对宗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的精致思辨和系统论证。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不紧
密,它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产物。中国哲学处于
这两个极端之间,它对宗教的态度可以说是若即若离,无
可,无不可。从表达思想的方式和风格来看,希腊哲学的方式
最为思辨,充满着论辩、推理和证明等说理方式。印度哲
学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说教,因明学是宣讲教义的工具。
中国哲学较多地采用警句箴言、引证比喻,这些表达方式介
于说理与说教之间。^①

有的中国学者还注意到了轴心期伦理价值系统确立的这一重
要内容,指出:“在‘轴心期’间涌现出来的一批思想‘圣
贤’,通过他们的批判性的精神变革活动,为各大文明区域中的
人类树立起一些互不相同的、理论和普遍性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规
范,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反思精神世界和生存本质。
这种精神重建工作意味着文明开始走向成熟,意味着人类精神生
活迈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其结果导致了几处作为文明的精神支柱
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确立。”在中国创立了人文主义的儒
家伦理价值系统。在印度创立了超然无我的佛教价值系统。在欧
洲创立了唯灵主义的基督教价值系统。^②

中外学者对轴心期精神变革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了古代精
神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① 详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② 详见赵
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60—166页;《中
国古代文化从鬼神向人文精神的转化》,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4期;《论西方文化从希
腊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化》,载《求是学刊》1997年第3期。

目 录 · 第一卷

总 序： / 001

序 言：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 / 010

第一章：从野蛮走向最初的文明 / 001

一、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轨迹 / 003

二、古代东方文明的特点 / 009

第二章：古代东方的文字和文学艺术 / 013

一、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 / 016

二、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和古代印度的印章文字 / 025

三、古代东方的民间文学与精神文明的萌芽 / 032

四、古代东方的诗歌文学及对精神文明的探索 / 043

五、古代东方的艺术 / 051

第三章：古代东方教育的出现、科学知识的产生

及对精神文明的作用 / 061

一、古代东方的教育 / 064

二、古代东方实用的数学知识 / 077

三、古代东方与农业发展同步相关的天文历法 / 086

第四章：古代东方的哲学、宗教及社会风尚 / 095

一、古代中国的哲学与古代中国人类精神的觉醒 / 097

二、古代印度的哲学 / 109

三、佛教和犹太教的起源与传播 / 114

四、古代东方各国的社会风尚 / 127

五、秦汉时期古代中国精神文明的昌盛 / 140